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選唐宋詩醇卷二十八 二十九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吳舒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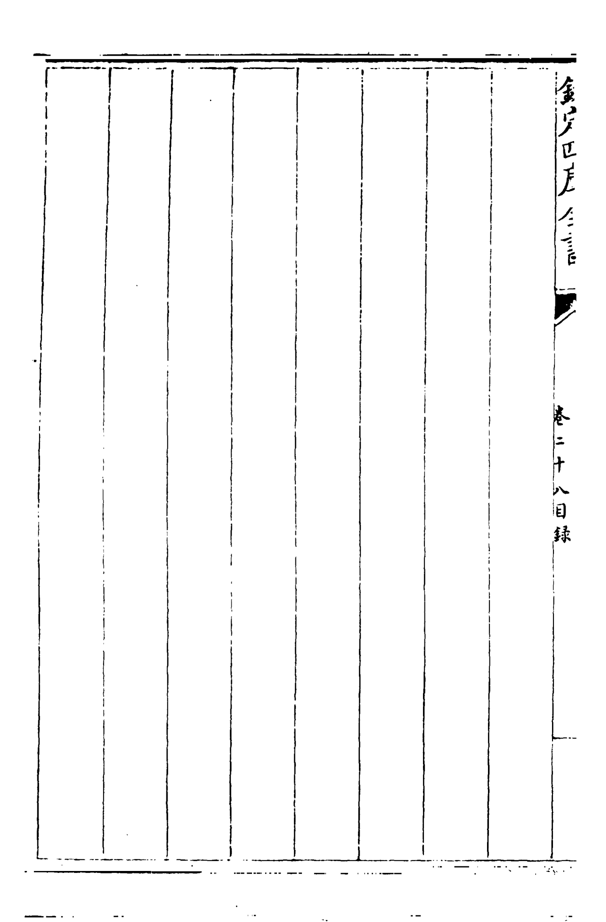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薩龍光

御選唐宋詩醇卷二十八

昌黎韓愈詩二

目録

答張徹



御選唐宋詩醇卷二十八
昌黎韓愈詩二
赴江陵途中寄贈王二十補闕李十一拾遺李二
十六員外翰林三學士
孤臣昔放逐血泣追愆尤汗漫不省識怳如乘桴浮或
自疑上疏上疏豈其由是年京師旱田畝少所収上憐
民與食征賦半已休有司恤經費未免煩徵求富者既

云急貧者固已流傳閭閻里閭赤子棄渠溝持男易斗
粟掉臂莫肯酬我時出衢路餓者何其稠親逢道邊死
佇立久咿嚘歸舍不能食有如魚中鉤適會除御史誠
當得言秋拜疏移閤門為忠寧自謀上陳人疾苦無令
絕其喉下陳畿甸内根本理宜優積雪驗豐熟幸寬待
蠶䴹天子惻然感司空歎綢繆謂言即施設乃反遷炎
州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洩傳之落冤讎
二子不宜爾將疑斷還不中使臨門遣頃刻不得留病

妹卧牀褥分知隔明幽悲啼乞就别百請不頷頭弱妻
抱稚子出拜忘慙羞僶俛不迴顧行行詣連州朝為青
雲士暮作白首囚商山季冬月冰凍絶行輈春風洞庭
浪出没驚孤舟逾嶺到所任低顔奉君侯酸寒何足道
隨事生瘡疣遠地觸途異吏民似猿猴生獰多忿很辭
舌紛嘲啁白日屋簷下雙鳴鬬鵂鶹有蛇類兩首有蠱
羣飛游窮冬或摇扇盛夏或重裘颶起最可畏訇哮簸
陵丘雷霆助光怪氣象難比侔癘疫忽潛遘十家無一

瘳猜嫌動置毒對案輒懷愁前日遇恩赦私心喜還憂
果然又羈縶不得歸𣗳櫌此府雄且大騰凌盡戈矛棲
棲法曹掾何處事卑陬生平企仁義所學皆孔周早知
大理官不列三后儔何況親犴獄㪣掬發姦偷懸知失
事勢恐自罹罝罘湘水清且急凉風日脩脩胡為首歸
路旅泊尚夷猶昨者京師至嗣皇傳冕旒赫然下明詔
首罪誅共吺復聞顛天輩峨冠進鵷疇班行再肅穆璜
珮鳴琅璆佇繼貞觀烈邊封脫兠鍪三賢推侍從卓犖

傾枚鄒高議參造化清文煥皇猷協心輔齊聖政理同
毛輶小雅詠鳴鹿食苹貴呦呦遺風邈不嗣豈憶嘗同
裯失志早衰換前期擬蜉蝣自從齒牙缺始慕舌為柔
因疾鼻又塞漸能等薰蕕深思罷官去畢命依松楸空
懷馬能果但見歲已遒殷湯閔禽獸解網祝蛛蝥雷煥
掘寶劒寃氛銷斗牛玆道誠可尚誰能借前籌殷勤謝
吾友明月非暗投
此自陽山量移江陵而寄王涯李建李程意在牽復耳

有求於人易渉貶屈而齒缺鼻塞等語借失志衰憊寫意似有懲創然只以詼諧出之固知倔强猶昔不肯折腰骨也意纏綿而詞悽婉神味極似小雅

舊唐書愈轉監察御史德宗晚年宫市之弊愈嘗上章數千言極論之不聽怒貶為連州陽山令量移江陵府掾曹

洪興祖曰貞元十九年公自博士拜監察御史是時有詔以旱饑蠲租之半有司徵愈急公與張署李方

叔上疏言關中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寛民徭而免田租天子惻然卒為幸臣所讒貶連州陽山令幸臣李實也舊書云云疏今不傳則公之被黜坐論此兩事也

方崧卿曰公陽山之貶寄三學士詩叙述其詳而行狀但云為幸臣所惡出宰陽山神道碑亦只云因疏關中旱饑專政者惡之則其非為論宫市明矣然行狀且謂為幸臣所惡而公詩云或自疑上疏上疏豈

其由則又未必皆上疏之罪也又曰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洩傳之落寃讎又岳陽樓詩云前年出官由此禍最無妄姦猜畏彈射斥逐恐欺誑是葢為王叔文韋執誼等所排矣憶昨行云伾文未揃崖州熾雖得赦宥常愁猜是其為叔文等所排豈不明甚特無所歸咎駕其罪於上疏耳

此日足可惜一首贈張籍

此日足可惜此酒不足嘗捨酒去相語共分一日光念

昔未知子孟君自南方自矜有所得言子有文章我名
屬相府欲往不得行思之不可見百端在中腸維時月
魄死冬日朝在房驅馳公事退聞子適及城命車載之
至引坐於中堂開懷聽其説往往副所望孔邱殁已遠
仁義路久荒紛紛百家起詭怪相披猖長老守所聞後
生習為常少知誠難得純粹古已亡譬彼植園木有根
易為長留之不遣去館置城西旬歲時未云幾浩浩觀
湖江衆夫指之笑謂我知不明兒童畏雷電魚鼈驚夜

光州家舉進士選試繆所當馳辭對我策章句何煒煌相公朝服立工席歌鹿鳴禮終樂亦闋相拜送於庭之子去須臾赫赫流盛名竊喜復竊歎諒知有所成人事安可恒奄忽令我傷聞子高第日正從相公喪哀情逢吉語惝恍難為雙暮宿偃師西徒展轉在牀夜聞汴州亂遶壁行傍徨我時留妻子倉卒不及將相見不復期零落甘所丁驕女未絶乳念之不能忘忽如在我所耳若聞啼聲中途安得返一日不可更俄有東來說我家

免羅殃乘船下汴水東去趨彭城從喪朝至洛還走不
及停假道經盟津出入行澗岡日西入軍門羸馬顛且
僵主人顧少留延入陳壺觴卑賤不敢辭忽忽心如狂
飲食豈知味絲竹徒轟轟平明脫身去決若驚鳧翔黃
昏次汜水欲過無舟航號呼久乃至夜濟十里黃中流
上灘潬沙水不可詳驚波暗合沓星宿爭翻芒轅馬蹢
躅鳴左右泣僕童甲午憩時門臨泉窺鬬龍東西出陳
許陂澤平茫茫道邊草木花紅紫相低昂百里不逢人

角角雄雉鳴行行二月暮乃及徐南疆下馬步堤岸上
船拜吾兄誰云經艱難百口無夭殤僕射南陽公宅我
睢水陽篋中有餘衣盎中有餘糧閉門讀書史窗戶忽
已凉日念子來遊子豈知我情别離未為久辛苦多所
經對食每不飽共言無倦聽連延三十日晨坐達五更
我友二三子宦遊在西京東野窺禹穴李翺觀濤江蕭
條千萬里會合安可逢淮之水舒舒楚山直叢叢子又
捨我去我懷焉所窮男兒不再壯百歲如風狂高爵尚

可求無為守一鄉

追溯與籍結交之始至今日重逢别去而其中歷叙已之崎嶇險難意境紆折時地分明摹刻不傳之情并𤁝縷不必詳之事倥偬雜沓真有波濤夜驚風雨驟至之勢若後人為之鮮不失之冗散者須玩其勁氣直達處數十句如一句尤須玩其通篇章法摶捖掾縱筆力如一髮引千鈞庶可神明於規矩之外

六一詩話曰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而嘗以詩為文章

末事故其詩曰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也然其資談笑助諧謔叙人情狀物態一寓於詩而曲盡其妙此在雄文大手固不足論而予獨愛其工於用韻也葢其得韻寛則波瀾横溢泛入傍韻乍還乍離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韻窄則不復傍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竒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余甞與聖俞論此謂譬如善馭良馬者通衢廣陌縱横馳逐惟意所之至於水曲蟻封

疾徐中節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聖俞戲曰
前史言退之為人木强若寬韻可自足而輒傍出窄
韻難獨用而反不出豈非其拘强而然歟坐客皆為
之笑也
漁隱叢話曰唐子西謂退之作古詩有故避屬對者
淮之水舒舒楚山直叢叢是也
其氏曰按此篇押二光字二鳴字二更字二狂字胡
仔謂退之好重疊用韻以盡巳之意益不恤其為病

也

容齋四筆曰退之此首贈張籍凡百四十句雜用東冬江陽庚青六韻及其亡也籍作詩祭之凡百六十六句用陽庚二韻其語鏗鏘震厲全倣韓體所謂乃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者是也李光地曰首叙與籍相遇之初中言汴州之亂避難至徐復與籍相見而惜其去也按詩易書春秋及秦漢以上古文用韻東冬江為一部陽一部青一部庚則半入陽而半入青

也蒸自為一部支微齊佳灰為一部而支韻字半入歌歌麻為一部而麻韻字半入虞魚虞為一部蕭肴豪尤為一部尤韻字又以其半入支與虞焉真文元寒刪先為一部侵覃鹽咸為一部此長洲顧寧人氏所區別凡十部以合古韻其援据詳明而證驗的確矣顧氏譏韓公不識古韻葢謂此詩及元和聖德之類然顧氏之學以質於詩書古今合者為多至聲氣之元歌樂之用古人所以協律同文之本則似有未

能明者蓋東冬江陽庚青蒸七韻原為一部以其元乃一氣所生而用之以叶歌曲則收聲必同故也真文元寒删先及侵覃鹽咸皆然至支微齊魚虞歌麻諸韻又各部之根凡各部中字生音起韻皆從此而得應自為一部而通同之欲其源派分明故亦别為三部歌麻也魚虞也支微齊也然魚虞之韻能生蕭肴豪尤故蕭肴豪尤與魚虞同一收聲而可以通用支微齊能生佳灰故佳灰與支微齊同一收聲而可

以通用也至歌麻與魚虞雖別部而尤相近葢古人讀魚虞字皆如模字讀麻字皆如歌字緣歌模兩字相近其收聲亦頗同則魚虞可通於蕭肴豪尤者歌麻亦可通矣如東冬七韻真文六韻侵覃四韻雖亦支微魚虞齊歌麻所生然翻轉於齒舌唇鼻間而得之非喉音直切所生如蕭肴豪尤佳灰者比故各自為部而不可相通也退之此詩正用東冬等一部聖德詩則用歌魚虞尤等上聲一部謝自然詩則用真

文等一部皆極本窮源得古韻之精意其學博而見卓矣且三代秦漢古書如此者頗衆第主於先入則不察耳歐公以為有意泛入旁韻以見奇又或以為當以叶聲求之此固淺近之論而顧氏之顯為譏斥亦未免苛訾也

顧嗣立曰洪興祖謂此詩雜用韻又疊用韻俞瑒云此詩用韻非雜也古庚陽二韻原自相通觀鹿鳴采芑之詩自見却非俗說通用轉用之例也其入東韻

者桑中之詩亦然按少陵飲中八仙歌嘗疊用韻此

詩中間叙次亦仿彿彭衙北征光景

歸彭城

天下兵又動太平竟何時訏謨者誰子無乃失所宜前

年關中旱閭井多死飢去歲東郡水生民為流屍上天不

虛應禍福各有隨我欲進短策無由至彤墀刳肝以為

紙瀝血以書辭上言陳堯舜下言引龍夔言詞多感激

文字少葳蕤一讀已自怪再尋良自疑食芹雖云美獻

御固已癡緘封在骨髓耿耿空自奇昨者到京師屢陪
高車馳周行多俊異議論無瑕疵見待頗異禮未能去
毛皮到口不敢吐徐徐俟其巇歸來戎馬間驚顧似羈
雌連日或不語終朝見相欺秉閒輒騎馬茫茫詣空陂
遇酒即酩酊君知我為誰
憂時傷亂感憤無聊騎馬空陂不減途窮之哭周行俊
異數語風刺微婉所謂中朝大官老於事詎肯感激徒
娬媚也　刳肝瀝血句從少陵鳳凰臺詩化出又庾信

經藏碑有皮紙骨筆之句退之雖不喜用釋典然運化
前人詞語自無嫌也
醉贈張秘書
人皆勸我酒我若耳不聞今日到君家呼酒持勸君為
此座上客及余各能文君詩多態度藹藹春空雲東野
動驚俗天葩吐奇芬張籍學古淡軒鶴避雞羣阿買不
識字頗知書八分詩成使之寫亦足張吾軍所以欲得
酒為文俟其醺酒味既泠洌酒氣又氛氳性情漸浩浩

諧笑方云云此誠得酒意餘外徒繽紛長安衆富兒盤饌羅羶葷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雖得一餉樂有如聚飛蚊今我及數子固無蕕與薰險語破鬼膽高詞媲皇墳至寶不雕琢神功謝鋤耘方今向泰平元凱承華勛吾徒幸無事庶以窮朝曛

石林詩話曰韓退之贈張籍云君詩多態度藹藹春空雲司空圖記戴叔倫語云詩人之辭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亦是形似之微妙者但學者不能味其言

耳

顧嗣立曰東野二句即薦士詩所謂敷柔肆紆餘與

榮華肖天秀是也張籍二句即調張籍詩所謂騰身

跨汗漫不著織女襄是也亡友屏月嘗謂東野文昌

兩君所得極不相似而同為公所許足見公之才大

可謂知言矣

西清詩話曰張文潛云東坡嘗言退之詩長安衆富

兒盤饌羅羶葷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疑若清苦

自飾者至云艷姬蹈筵舞清眸射劍戟則知此老子箇中興復不淺文潛戲答曰愛文字飲者與俗人沽酒同科

趙堯夫曰或問魯直阿買是退之何人答曰退之姪必有所據而云

送惠師

惠師浮屠者乃是不羈人十五愛山水超然謝朋親脫冠剪頭髮飛步遺蹤塵發跡入四明梯空上秋旻遂登

天台望衆壑皆巑岣夜宿最高頂舉頭看星辰光芒相
照燭南北爭羅陳茲地絶翔走自然嚴且神微風吹木
石澎湃聞韶鈞夜半起下視溟波銜日輪魚龍驚踊躍
叫嘯成悲辛怪氣或紫赤敲磨共輪囷金鴉既騰翥六
合俄清新甞聞禹穴奇東去窺甌閩越俗不好古流傳失
其真幽蹤邈難得聖路嗟長堙廻臨浙江濤屹起高峨
岷壯志死不息千年如隔晨是非竟何有棄去非吾倫
凌江詣廬嶽浩蕩極遊巡崔崒沒雲表陂陀浸湖淪是

時雨初霽懸瀑垂天紳前年往羅浮步屧南海湄大哉
陽德盛榮茂恒留春鵬騫墮長翮鯨戲側脩鱗自來連
州寺曾未到城闉日擕青雲客探勝窮崖濱太守邀不
去羣官請徒頻囊無一金資謝謂富者貧昨日忽不見
我令訪其鄰奔波自追及把手問所因顧我却興歎君
寧異於民離合自古然辭別安足珍吾聞九疑好夙志
今欲伸斑竹啼舜婦清湘沈楚臣衡山與洞庭此固道
所循尋嵩方抵洛歷華遂之秦浮游靡定處偶往即通

津吾言子當去子道非吾遵江魚不池活野鳥難籠馴

吾非西方教憐子狂且醇吾嫉惰遊者憐子愚且諄去

矣各異趣何為淚霑巾

送靈師

佛法入中國爾來六百年齊民逃賦役高士著幽禪官

吏不之制紛紛聽其然耕桑日失隸朝署時遺賢靈師

皇甫姓胤胄本蟬聯少小涉書史早能綴文篇中間不

得意失跡成延遷逸志不拘教軒騰斷牽攣圍碁鬬白黑

生死隨機權六博在一擲梟盧叱迴旋戰時誰與敵浩
汗横戈鋋飲酒盡百觴嘲諧思逾鮮有時醉花月高唱
清且縣四座咸寂默杳如奏湘絃尋勝不憚險黔江屢
洄沿瞿塘五六月驚電讓歸船怒水忽中裂千尋墮幽
泉環迴勢益急仰見團圜天投身豈得計性命甘徒捐
浪沫戲翻涌漂浮再生全同行二十人骾骨俱坑填靈
師不掛懷冒涉道轉延開忠二州牧詩賦時多傳失職
不把筆珠璣為君編强留費日月密席羅嬋娟昨者至

林邑使君數開筵逐客三四公盈懷贈蘭荃湖游泛漭
沆溪宴駐潺湲别語不許出行裾動遭牽鄰州競招請
書札何翩翩十月下桂嶺乘寒恣窺緣落落王員外爭
迎護其先自從入賔館占恡久能專吾徒頗攜被接宿
窮歡妍聽說兩京事分明皆眼前縱横雜謡俗瑣屑咸
羅穿材調真可惜朱丹在磨研方將斂之道且欲冠其
顛韶陽李大守高步凌雲煙得客輙忘食開囊乞繒錢
手持南曹叙字重青瑶鐫古氣叅象繫高標推太玄維

舟事干謁披讀頭風痊還如舊相識傾壺暢幽悁以此
復留滯歸驂幾時鞭
退之闢佛却頻作贈浮屠詩前篇但叙其放浪山水後
篇則干謁飲博無所不有其所以稱浮屠者皆彼法之
所戒良以不拘彼法乃始近於吾徒且欲人其人而已
并未暇明先王之道以道之也二僧遊走諸方行止亦
畧相似而兩作各開生面絶不雷同是其匠心布置處
其氏曰按後漢明帝夢見金人問羣臣或曰西方有

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金色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圖畫形象以歸其教因流入中國此詩據漢明帝時言之耳故其佛骨表云自後漢時流入中國又云漢明帝時始有佛法也漢武故事昆邪王殺休屠王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則是佛入中國始自漢武至成哀間已有經矣杜致行守編亦曰漢武作昆明池掘地得黑灰東方朔云可問西域道人西域道人佛之徒也又開皇歷代三寶記云劉向

稱予覽典籍已見有經可知周時九流釋典秦雖爇除漢興復出則先漢之前逆至於周有佛有經其來也遠范曄胡以為明帝之時佛始入中國邪退之一世大儒非承襲謬誤者將由心惡其教不復詳考其源流所自耳

縣齋有懷

少小尚奇偉平生足悲咤猶嫌子夏儒肯學樊遲稼事業窺臯稷文章蔑曹謝濯纓起江湖綴珮雜蘭麝悠悠

指長道去去策高駕誰為傾國媒自許連城價初隨計
吏貢屢入澤宮射雖免十上勞何能一戰霸人情忌殊
異世路多權詐蹉跎顏遂低摧折氣愈下冶長信非罪
侯生或遭罵懷書出皇都銜淚渡清灞身將老寂寞志
欲死閒暇朝食不盈腸冬衣纔掩骼軍書既頻召戎馬
乃連跨大梁從相公彭城赴僕射弓箭圍狐兔絲竹羅
酒肴兩府變荒涼三年就休假求官去東洛犯雪過西
華塵埃紫陌春風雨靈臺夜名聲荷朋友援引乏姻婭

雖陪彤庭臣詎縱青冥靶寒空聳危闕曉色曜修架捐
軀辰在丁皺翮時方褙投荒誠職分領邑幸寬赦湖波
翻日車嶺石拆天鋒毒霧恒熏晝炎風每燒夏雷威固
已加颶勢仍相借氣象杳難測聲音吁可怕夷言聽未
慣越俗情猶乍指摘兩憎嫌睢盱互猜訝秖緣恩未報
豈謂生足藉嗣皇新繼明率土日流化惟思滌瑕垢長
去事桑柘斸嵩開雲扃壓潁抗風榭禾麥種滿地棃棗
栽繞舍兒童稍長成雀鼠得驅嚇官租日輸納村酒時

邀迓閒愛老農愚歸弄小女姹如今便可爾何用畢婚
嫁
仄韻排律名手所希似此組織精工頓挫悲壯在集中
亦自成一格　塵埃紫陌一聯與梅花灞水句同一風
致
顧嗣立曰公詩句句有來歷而能務去陳言者全在
於反用如醉贈張祕書詩本用嵇紹鶴立雞羣語偏
云張籍學古淡軒鶴避雞羣送文暢詩本用老杜每

愁夜中自足蝎句偏云照壁喜見蝎薦士詩本用漢
書強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語偏云強箭射魯縞嶽
廟詩本用謝靈運猿鳴誠知曙句偏云猿鳴鐘動不
知曙此詩結語本用向平婚嫁畢事偏云如今便可
爾何用畢婚嫁真令舊事翻新解得此秘則臭腐皆
化為神奇矣
其氏曰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公以監察御史上天旱
人飢疏貶陽山令辰在丁謂上疏之日也

陪杜侍御遊湘西兩寺獨宿有題一首因獻楊常

侍

長沙千里平勝地猶在險況當江濶處斗起勢匪漸深林高玲瓏青山上琬琰路窮臺殿闢佛事煥且儼剖竹走泉源開廊架崖广是時秋之殘暑氣尚未斂羣行忘後先朋息棄拘檢客堂喜空涼華榻有清簟澗蔬煮蒿芹水果剥菱芡伊余夙所慕陪賞亦云忝幸逢車馬歸獨宿門不掩山樓黑無月漁火燦星點夜風一何喧杉

檜屢磨颭猶疑在波濤怵惕夢成魇靜思屈原沈遠憶賈誼貶椒蘭爭妒忌絳灌共讒諂誰令悲生腸坐使淚盈臉翻飛之羽翼指摘困瑕玷珥貂藩維重政化類分陝禮賢道何優奉巳事苦儉大厦棟方隆巨川檝行剡經營誠少暇遊宴固已歉旅程愧淹留徂歲嗟荏苒平生每多感柔翰遇頻染展轉嶺猿鳴曙燈青睒睒

從獨宿寫景生情先以客堂華榻引起猿鳴燈睒仍就獨宿上結章法一綫

岳陽樓別竇司直

洞庭九州間厥大誰與讓南匯羣崖水北注何奔放瀦
為七百里吞納各殊狀自古澄不清環混無歸向炎風
日搜攪幽怪多冗長軒然大波起宇宙隘而妨巍峩拔
嵩華騰踔較健壯聲音一何宏轟輵車萬兩猶疑帝軒
轅張樂就空曠蛟螭露筍簴縞練吹組帳鬼神非人世
節奏頗跌踢陽施見誇麗陰閉感悽愴朝過宜春口極
北缺堤障夜纜巴陵洲叢芮纔可傍星河盡涵泳俯仰

迷下上餘瀾怒不已喧聒嗚鼜盎明登岳陽樓輝煥朝
日亮飛廉戢其威清晏息纖纊泓澄湛凝緑物影巧相
況江豚時出戲鷩波忽蕩瀁時當冬之孟隙竅縮寒漲
前臨指近岸側坐眇難望滌濯神魂醒幽懷舒以暢主
人孩童舊握手乍忻悵憐我竄逐歸相見得無恙開筵
交履舄爛漫倒家釀盃行無留停高柱送清唱中盤進
橙栗投擲傾脯醬歡窮悲心生婉孌不能忘念昔始讀
書志欲干霸王屠龍破千金為藝亦云亢愛才不擇行

觸事得讒謗前年出官由此禍最无妄公卿採虛名擢
拜識天仗姦猜畏彈射斥逐恣欺誑新恩移府庭逼側
厠諸將于嗟苦駑緩但懼失宜當追思南渡時魚腹甘
所葬嚴程迫風帆劈箭入高浪顛沈在須臾忠鯁誰復
諒生還真可喜尅己自懲創庶從今日後粗識得與喪
事多改前好趣有獲新尚誓耕十畮田不取萬乘相細
君知蠶織稚子已能餉行當掛其冠生死君一訪
寫景兩段陽開陰閉范希文岳陽樓記似從此脫胎

說文云芀芀草生皃又水涯也詩芀鞠之即箋水内曰芀水外曰鞠此云叢芀謂洲渚之地水草之間也

俞瑒曰此詩前半首寫景後半首述事却用追思南渡時數語挽轉真有千鈞之力且有此一段才見前此鋪張非漫然也可見公布局運筆之妙

送文暢師北遊

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謁自言本呉人少小學城闕已窮佛根源粗識事輗軏攣拘屈吾真戒轄思遠發薦紳

秉筆徒聲譽耀前閥從求送行詩屢造忍顛蹶今成十
餘卷浩汗羅斧鉞先生閱窮巷未得窺剞劂又聞識大
道何路補刻削出其囊中文滿聽實清越謂僧當少安
草序頗排訐上論古之初所以施賞罰下開迷惑胷穿
豁斷株櫱僧時不聽瑩若飲水救暍風塵一出門時日
多如髮三年竄荒嶺守縣坐深樾徵祖聚異物詭製怛
巾韤幽窮共誰語思想甚含噦昨來得京官照壁喜見
蝎況逢舊親識無不比鶼蟨長安多門戶弔慶少休歇

而能勤來過重惠安可揭當今聖政初恩澤完臧犾胡
為不自暇飄戾逐鶤鷹僕射領北門威德壓胡羯相公
鎮幽都竹帛爛勲伐酒場舞閨姝獵騎圍邊月開張篋
中寶自可得津筏從兹富裘馬寧復茹藜蕨余期報恩
後謝病老耕垡庇身指蓬茅逞志縱獫猲僧還相訪來
山藥煮可掘
就北道主人作歆動語純是聲色貨利事昌黎胸次何
等乃作此腐鼠之嚇耶緣其惡異學甚於鄙俗情也

李光地曰先叙文暢求言而當日作序極陳古義以破其惑即今集中送文暢序是也中言被貶陽山自幸還見親識而僧之往來尤密後乃勸其逃墨來歸以詩文為緣足以自致且與為異日相從之約

俞瑒曰公諸長篇用險韻都不傍借正所謂因難見巧不獨贈張十八一首也但江字韻為尤窄耳

聞見録曰歐陽公於詩主退之不主子美劉仲原父每不然之公曰子美老夫清晨梳白頭玄都道士來

相訪有俗氣退之決不道也仲原父曰亦退之昔在
四門館晨有僧來謁之句之類公賞其辯
樊汝霖曰蘇内翰聞騍䭾試筆余謫居黄州五年今
日離泗州北行岸上騍䭾聲空籠意亦欣然葢不聞
此聲久矣退之照壁喜見蝎不虚語也又嶺南歸云
已脱問鵩之㜸行有見蝎之喜皆取諸此

答張徹

辱贈不知報我歌爾其聆首叙始識面次言後分形道

迻緜萬里日月垂十齡浚郊避兵亂睢岸連門停肝膽
一古劒波濤兩浮萍漬墨竄舊史磨丹注前經義苑手
祕寶文堂耳驚霆暄晨躡露曷暑夕眠風檽結友子讓
抗請師我慙丁初味猶噉蔗遂通斯建瓴摟奇日有富
嗜善心無寧石梁平侹侹沙水光泠泠乘枯摘野豔沈
細抽潛腥遊寺去陟巘尋徑返穿汀緣雲竹竦竦失路
麻冥冥淫潦忽翻野平蕪眇開溟防泄塹夜塞懼衝城
晝扃及去事戎蠻相逢宴軍伶觥秋縱兀兀獵旦馳駉

駉從賦始分手朝京忽同舲急時促暗棹戀月留虛亭
畢事驅傳馬居安守牕螢梅花灞水別宮燭驪山醒省
遝逮投足鄉賔尚摧翎塵袪又一摻淚皆還雙熒洛邑
得休告華山窮絶陘倚巖晚海浪引袖拂天星日駕此
迴轄金神所司刑泉紳拖修白石劍攢高青磴蘚澾拳
跼梯颷颭伶俜悔狂已咋指垂誡仍鐫銘峨豸忝備列
伏蒲愧分涇微誠慕横草瑣力摧撞筳疊雪走商嶺飛
波航洞庭下險疑墮井守官類拘囹荒餐茹獠蠱幽夢

感湘靈刺史肅著蔡吏人沸蝗螟點綴簿上字趨蹌閤
前鈐賴其飽山水得以娛瞻聽紫樹雕斐亹碧流滴瓏
玲映波鋪遠錦插地列長屏愁狖酸骨死怪花醉魂馨
潛苞絳實坼幽乳翠毛零赦行五百里月變三十蓂漸
階羣振鷺入學誨螟蛉革甘謝鳴鹿罍滿慙罄缾冋冋
抱瑚璉飛飛聯鶺鴒魚鬣欲脫背虬光先照硎豈獨
出醜類方當動朝廷勤來得晤語勿憚宿寒廳
排律用拗體亦是變格調古而詞艷不徒敘致之工

筆墨閒録曰劉倜云答張徹一詩尤奇麗梅花灞水一對極有風味

顧嗣立曰此詩通首用對句而以生峭之筆行之便與律詩大別少陵橋陵詩便是此種

隱居詩話曰李肇國史補載韓愈游華山窮極幽險心悸目眩不能下發狂號哭投書與家人別華陰令百計取之方能下沈顏作聱書以為肇妄載豈有賢者輕命如此余觀退之贈張徹詩云洛邑得休告華

山窮絕陘悔狂已咋指垂戒仍鐫銘則知肇記為信

然而沈顔為妄辯也

御選唐宋詩醇卷二十八

御選唐宋詩醇卷二十九

昌黎韓愈詩三

目録

汴泗交流贈張僕射

鳴鴈

雉帶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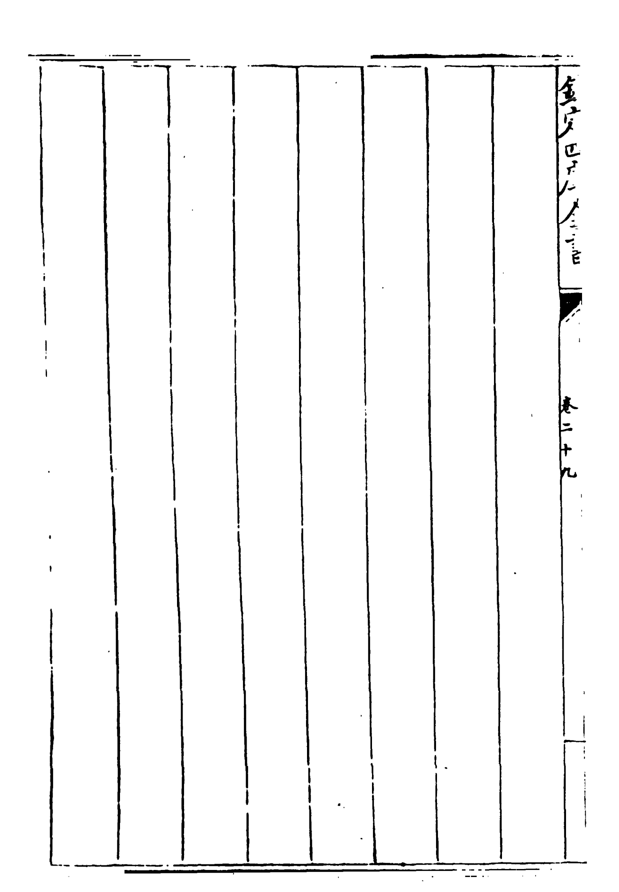
條山蒼

桃源圖

東方半明

謁衡嶽廟遂宿嶽寺題門樓

永貞行



御選唐宋詩醇卷二十九

昌黎韓愈詩三

薦士

周詩三百篇雅麗理訓誥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五言出漢時蘇李首更號東都漸瀰漫派別百川導建安能者七卓犖變風操逶迤抵晉家氣象日凋耗中間數鮑謝比近最清奥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搜春摘花

卉沿襲傷剽盜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興得李杜
萬類困陵暴後來相繼生亦各臻閫奧有窮者孟郊受
材實雄驁㝠觀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横空盤硬語妥帖
力排奡敷柔肆紆餘奮猛卷海潦榮華肖天秀捷疾逾
響報行身踐規矩甘辱恥媚竈孟軻分邪正眸子看瞭
眊杳然粹而清可以鎮浮躁酸寒溧陽尉五十幾何耄
孜孜營甘旨辛苦久所冒俗流知者誰指注競嘲慠聖
皇索遺逸髦士日登造廟堂有賢相愛遇均覆燾况承

歸與張二公迭嗟悼青冥送吹噓強箭射魯縞胡為久無成使以歸期告霜風破佳菊嘉節迫吹帽念將决馬去感物增戀嫪彼微水中荇尚煩左右芼魯候國至小廟鼎猶納郜幸當擇珉玉寧有棄珪瑁悠悠我之思擾擾風中纛上言愧無路日夜惟心禱鶴翎不天生變化在啄菢通波非難圖尺地易可漕善善不汲汲後時徒悔懊救死具八珍不如一簞犒微詩公勿誚愷悌神所勞

孟郊一詩流之幽逸者耳殊未足踵武諸大家而退之說士乃甘於肉其自謂嗜善心無寧者此也　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十字中尤妙在妥帖二字樊宗師文最奇崛而退之以文從字順許之其亦異乎世之所謂妥帖者矣

王安石曰吟詩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此李白所得也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鯢碧海中此杜甫所得也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此韓愈所得也

彥周詩話曰六朝詩人之詩不可不熟讀如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踈鍛鍊至此自唐以來無人能及也退之云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此語吾不敢議亦不敢從

又曰退之云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蓋能殺縛事實與意義合最難能之知其難則可與論詩矣此所以稱東野也

隱居詩話曰孟郊詩蹇澁窮僻琢削不暇真苦吟而

成觀其句法格力可見矣其自謂夜吟曉不休苦吟鬼神愁如何不自閒心與身為仇而退之薦其詩云榮華肖天秀捷疾逾響報何也

竹坡詩話曰韓退之薦士詩云孟軻分邪正眸子看瞭眊杳然粹而清可以鎮浮躁余嘗讀東野下第詩云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及登第則自謂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一第之得失喜憂至於如此宜其雖得之而不能享也退之謂可以鎮浮躁

恐未免過情

李光地曰此薦孟郊之詩而首段叙詩源委極其簡盡　李太白便謂建安之詩綺麗不足稱杜子美則自陳梁以下無貶詞故惟韓公之論最得其衷雖然陶靖節詩蟬蛻汚濁六代孤唱韓公畧無及之何也此與論文不列董賈者同病猶未免於以辭為主爾

顧嗣立曰公此詩歴叙詩學源流自三百篇後漢魏止取蘇李建安七子六朝止取鮑謝餘子一筆抹倒

眼明手辣識力最高唐初格律變於子昂至李杜二公而極所謂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知公平生最得力於此也後以東野繼之似猶未足當此若公之才大而力雄思沈而筆鋭則庶乎可以配李杜而無慙矣

全唐詩話曰李翺薦孟郊於張建封云兹有平昌孟郊正士也伏聞執事舊知之郊為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蘇屬國及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能兼其體而

有之李觀薦郊於梁肅補闕書曰郊之五言詩其有
高處在古無上其有平處下顧兩謝韓送郊詩曰作
詩三百首杳默咸池音彼三子皆知言也豈欺天下
之人哉

古風

今日曷不樂幸時不用兵無曰既蹷矣乃尚可以生彼
州之賦去汝不顧此州之役去我奚適一邑之水可走
而違天下湯湯曷其而歸好我衣服甘我飲食無念百

年聊樂一日

史記韓信傳曰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褕衣甘食索隱曰恐滅亡不久故廢止作業而事美衣甘食此篇結意類此可謂長歌之哀深於痛哭矣

胡渭曰詩云幸時不用兵此必貞元十四年以前作也十五年則吳少誠反而大發諸道兵以討之矣本譏賦役之困民無所逃却言時不用兵正宜甘食好衣相與為樂辭彌婉而意彌痛山樞蒖楚之遺音也

樊汝霖曰安史亂後方鎮相望於内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不下三四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不廷不貢往往而是故託古風以寓意觀詩意當在德宗之世與烽火詩意相為表裏云

嗟哉董生行

淮水出桐柏山東馳遥遥千里不能休淝水出其側不能千里百里入淮流壽州屬縣有安豐唐貞元時縣人董生名南隱居行義於其中刺史不能薦天子不聞名

聲爵禄不及門門外惟有吏日來徵租更索錢嗟哉董生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盡日不得息或山而樵或水而漁入厨具甘旨上堂問起居父母不慼慼妻子不咨咨嗟哉董生孝且慈人不識惟有天翁知生祥下瑞無時期家有狗乳出求食雞來哺其兒啄啄庭中拾蟲蟻哺之不食鳴聲悲彷徨躑躅久不去以翼來覆待狗歸嗟哉董生誰將與儔時之人夫妻相虐兄弟為讐食君之禄而令父母愁亦獨何心嗟哉董生無與儔

神味古淡節族自然集中寡二少雙唯琴操間有近之
者
俞瑒曰古詩長短句感於太白如蜀道難遠別離等
篇實為公所取法者其奇橫偏在用韻處貫下一筆
然後截住以足上意如盡日不得息亦獨何心等句
是也
山石
山石犖确行徑微黃昏到寺蝙蝠飛昇堂坐階新雨足

芭蕉葉大支子肥僧言古壁佛畫好以火來照所見稀鋪床拂席置羮飯疏糲亦足飽我飢夜深靜卧百蟲絶清月出嶺光入扉天明獨去無道路出入高下窮烟霏山紅澗碧分爛熳時見松櫪皆十圍當流赤足蹋澗石水聲激激風吹衣人生如此自可樂豈必局束為人鞿嗟哉吾黨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歸

以火來照所見稀與嶽廟作神縱欲福難為功畧同於法則隨手撇脫於意則素所不滿之事即隨處自然流

露也

其氏曰東坡詩云犖确何人似退之意行無路欲從

誰宿雲解駮晨光漏獨見山紅澗碧時皆采公此篇

中語也

顧嗣立曰七言古詩易入整麗而亦近平熟自老杜

始為拗體如杜鵑行之類公之七言皆祖此種而中

間偏有極鮮麗處不事雕琢更見精采有聲有色自

是大家元遺山論詩絶句云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

薔薇卧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眞篤論也

汴泗交流贈張僕射

汴泗交流郡城角築場千步平如削短垣三面繚逶迤擊鼓騰騰樹赤旗新秋朝凉未見日公早結束來何為分曹决勝約前定百馬攢蹄近相映毬驚杖奮合且離紅牛纓紱黃金羈側身轉臂著馬腹霹靂應手神珠馳超遥散漫兩閒暇揮霍紛紜爭變化發難得巧意氣粗

讙聲四合壯士呼此誠習戰非為劇豈若安坐行良圖

當今忠臣不可得公馬莫走須殺賊

神采飛動結有忠告便比雄帶箭高一格

顧嗣立曰曹子建白馬篇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杜子美詩走馬脫轡頭手中挑青絲捷下萬仞岡俯身試搴旗側身轉臂語意本此　發難得巧即雄帶箭所謂將軍欲以巧伏人盤馬彎弓惜不發是也舊注難作去聲引張良發八難解大謬

其氏曰公集有諫張僕射擊毬書此詩云此誠習戰
非為劇豈若安坐行良圖葢諷之也

鳴鴈

嗷嗷鳴鴈鳴且飛窮秋南去春北歸去寒就暖識所依
天長地潤棲息稀風霜酸苦稻粱微毛羽摧落身不肥
徘徊反顧羣侶違哀鳴欲下洲渚非江南水闊朝雲多
草長沙軟無網羅閒飛靜集鳴相和違憂懷惠性匪他
凌風一舉君謂何

王伯大曰公在徐州與孟東野書有曰去年脫汴州之亂遂來於此主人與余有故居余符離睢水上及秋將辭去云云主人謂建封公在徐鬱鬱不得志見於書與詩者如此蓋託鴈以自喻也

雉帶箭

原頭火燒靜兀兀野雉畏鷹出復沒將軍欲以巧伏人盤馬彎弓惜不發地形漸窄觀者多雉驚弓滿勁箭加衝人決起百餘尺紅翎白鏃隨傾斜將軍仰笑軍吏賀

五色離披馬前墮

篇幅有限而盤屈跳盪生氣遠出故是神筆

容齋三筆曰昌黎雉帶箭詩東坡嘗大字書之以為妙絶予讀曹子建七啓論羽獵之美云人稠網密地逼勢脅乃知韓公用意所來處

野雉畏鷹出復没方嵩卿本作伏欲没朱子考異云雉出復没而射者彎弓不肯輕發正是形容持滿命中之巧毫釐不差處改作伏欲神采索然矣

顧嗣立曰將軍欲以巧伏人盤馬彎弓惜不發二句無限神情無限頓挫公蓋示人以運筆作文之法也至其全首波瀾委曲細微熨貼王留耕所謂寫物之妙其狀如在目前信然信然

沈德潛曰李將軍度不中不發發必應弦而倒審量於未彎之先此矜惜於已彎弓之候總不肯輕見其技也作詩作文亦須得此意

條山蒼

條山蒼河水黄浪波沄沄去松栢在山岡

桃源圖

神仙有無何眇芒桃源之説誠荒唐流水盤迴山百轉生綃數幅垂中堂武陵太守好事者題封遠寄南宫下南宫先生忻得之波濤入筆驅文辭文工畫妙各臻極異境恍惚移於斯架巖鑿谷開宫室接屋連牆千萬日嬴顛劉蹶了不聞地坼天分非所恤種桃處處惟開花川源近遠烝紅霞初來猶自念鄉邑歲久此地還成家

漁舟之子來何所物色相猜更問語大蛇中斷喪前王
羣烏南渡開新主聽終辭絶共悽然自說經今六百年
當時萬事皆眼見不知幾許猶流傳爭持酒食來相饋
禮數不同罇俎異月明伴宿玉堂空骨冷魂清無夢寐
夜半金雞啁哳鳴火輪飛出客心驚人間有累不可住
依然離別難為情船開棹進一迴顧萬里蒼蒼煙水暮
世俗寧知偽與真至今傳者武陵人

一起一結善占地步

彦周詩話曰退之桃源行云種桃處處皆開花川源近遠烝紅霞狀花卉之盛古今無人道此語

俞瑒曰公七言古詩少用對句此篇諸對亦甚奇偉

沈德潛曰玉堂即金堂玉室意以神仙目之

東方半明

東方半明大星沒獨有太白配殘月嗟爾殘月勿相疑同光共影須臾期殘月暉暉太白睒睒雞三號更五點

與鐘鳴漏盡意同

韓醇曰此詩與煌煌東方星與奇頗同盎指順宗即
位不能親政而憲宗在東宮之時也
其氏曰時賈眈鄭珣瑜二相皆天下重望王叔文用
事相繼引去此詩所以喻東方半明大星沒也韋執
誼為叔文汲引此詩所以喻獨有太白配殘月也順
宗已厭機政執誼叔文尚以私意更相猜忌所以有
嗟爾殘月勿相疑同光共影須臾期也及憲宗立而
叔文執誼竄猶東方明而殘月大白滅此詩所以喻

殘月暉暉太白睒睒雞三號更五點也意微而顯誠得詩人之旨

謁衡嶽廟遂宿嶽寺題門樓

五嶽祭秩皆三公四方環鎮嵩當中火維地荒足妖怪天假神柄專其雄噴雲泄霧藏半腹雖有絶頂誰能窮我來正逢秋雨節陰氣晦昧無清風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通須臾靜掃衆峰出仰見突兀撐青空紫蓋連延接天柱石廩騰擲堆祝融森然魄動下馬拜

松柏一逕趍靈宮粉牆丹柱動光彩鬼物圖畫填青紅
升堦傴僂薦脯酒欲以菲薄明其衷廟令老人識神意
睢盱偵伺能鞠躬手持盃珓導我擲云此最吉餘難同
竄逐蠻荒幸不死衣食纔足甘長終侯王將相望久絶
神縱欲福難為功夜投佛寺上高閣星月掩映雲曈曨
猿鳴鐘動不知曙杲杲寒日生於東
東坡所謂能開衡山之雲者本此
沈德潜曰横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此詩足當此語

王伯大曰公兩謫南方初自陽山北還過衡在永貞元年八月過潭適當殘秋陪杜侍御遊湘西寺詩云是時秋向殘是也今云我來正逢秋雨節故知此詩是陽山還時作後自潮州還移刺袁州則元和十五年十月葢未嘗過衡據袁州謝表云去年正月貶授潮州刺史其年十月凖例量移云云即自潮徑當來袁又未嘗遇秋雨節時也蘇東坡觀市詩云潮陽太守南遷歸喜見石廪堆祝融爲言之耳

永貞行

君不見太皇亮陰未出令小人乘時偷國柄北軍百萬虎與貔天子自將非他師一朝奪印付私黨懔懔朝士何能為狐鳴梟噪爭署置睗睒跳踉相撫媚夜作詔書朝拜官超資越序曾無難公然白日受賄賂火齊磊落堆金盤元臣故老不敢語晝卧涕泣何汎瀾董賢三公誰復惜侯景九錫行可歎國家功高德且厚天位未許庸夫干嗣皇卓犖信英主文如太宗武高祖膺圖受禪

登明堂共流幽州鯀死羽四門肅穆賢俊登數君匪親
豈其朋郎官清要為世稱荒郡迫野嗟可矜湖波連天
日相騰蠻俗生梗瘴癘烝江氛嶺祲昏若凝一蛇兩頭
見未曾怪鳥鳴喚令人憎蠱蟲羣飛夜撲燈雄虺毒螫
墮股肱食中置藥肝心崩左右使令詐難憑慎勿浪信
常兢兢吾嘗同僚情可勝具書目見非妄徵嗟爾既往
宜為懲
前幅天昏地暗中間日出氷消閱至後幅又如淒風苦

雨文生於情變幻如是

蔡寬夫詩話曰子厚禹錫於退之最厚善然退之貶陽山不能無疑赴江陵途中寄三學士云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泄傳之落冤讐二子不宜爾將疑斷還不及其為永貞行憤疾至云數君匪親豈其朋又曰吾嘗同僚情可勝則亦見其坦夷尚義待朋友始終也

困學紀聞曰少陵善房次律而悲陳陶一詩不為之

隱冒黎善柳子厚而永貞行一詩不為之諱公議之不可掩也如是

顧嗣立曰此詩前半言小人放逐之為快後半言數君貶謫之可矜葢為劉柳諸公也舊注專指夢得似未必然然夢得貶連州而公曾令陽山以具書目見句為證於義亦通姑存其説以俟考

鄭羣贈簟

蘄州笛竹天下知鄭君所寶尤瓌奇攜來當晝不得卧

一府傳[redacted]省黃瑠璃體堅色淨又藏節晝眼凝滑無瑕疵
法曹貧[redacted]賤衆所易腰腹空大何能為自從五月困暑濕
如坐深[redacted]甑遭烝炊手磨袖拂心語口慢膚多汗真相宜
日暮歸[redacted]來獨惆悵有賣直欲傾家資誰謂故人知我意
卷送八[redacted]尺含風漪呼奴埽地鋪未了光彩照耀驚童兒
青蠅側[redacted]翅蚤虱避肅肅疑有清飆吹倒身甘寢百疾愈
却顧天[redacted]日恒炎曦明珠青玉不足報贈子相好無時衰
倢伃怨歌云常恐秋節至涼風奪炎熱此云却顧天日

恒炎曦同一語妙

顧嗣立曰此詩每用反襯意見奇如攜來當晝不得卧却願天日恒炎曦等句也賦物之妙直從細瑣處體貼而出

沈德潛曰却願天日恒炎曦與攜來當晝不得卧俱透過一層法

樊汝霖曰唐孔戣私記云退之豐肥善睡每來吾家必命枕簟而沈存中筆談亦云世畫韓退之小面而

美顏著紗帽此乃江南韓熙載爾熙載謚文靖江南人謂之韓文公因此遂誤以為退之退之肥而少顏此詩有腰腹空大及慢膚多汗之語二說信然

贈崔立之評事

崔侯文章苦捷敏高浪駕天輸不盡曾從關外來上都隨身卷軸車連軫朝為百賦猶鬱怒暮作千詩轉遒緊摇毫擲簡自不供頃刻青紅浮海蜃才豪氣猛易語言往往蛟螭雜螻蚓知音自古稱難遇世俗乍見那妨哂

勿嫌法官未登朝猶勝赤尉長趨尹時命雖乖心轉壯
技能虛富家逈窘念昔塵埃兩相逢爭名齟齬持矛楯
子時專場誇觜距余始張軍嚴鼲䶂爾來但欲保封疆
莫學䴡涓怯孫臏窜逐新歸厭閙閙莖髮早衰嗟可閔
頻蒙怨句刺棄遺豈有賢官敢推引深藏篋笥時一發
戢戢已多如束筍可憐無益費精神有似黄金擲虛牝
當今聖人求侍從拔擢杞梓收楛箘東馬嚴徐已奮飛
枚臯即名窮且忍復聞王師西討蜀霜風冽冽摧朝菌

走章馳檄在得賢燕雀紛拏要鷹隼竊料二塗必處一
豈比恒人長蠢蠢勸君韜養待徵招不用雕琢愁肝腎
牆根菊花好沽酒錢帛縱空衣可準暉暉簷日暖且鮮
摵摵井梧踈更殞高士例須憐麴蘖丈夫終莫生畦畛
能來取醉任喧呼死後賢愚俱泯泯

可憐無益費精神為千古文人喟息
漁隱叢話曰立之詩有不工處故退之以蛟螭雜螻
蚓譏之

送區宏南歸

穆昔南征軍不歸蟲沙猨鶴伏以飛洶洶洞庭莽翠微九疑鑱天荒是非野有象犀水貝璣分散百寶人士稀我遷於南日周圍來見者衆莫依俙爰有區子熒熒暉覯以彝訓或從違我念前人譬葑菲落以斧引以纆徽雖有不逮驅騑騑或採於薄漁於磯服役不辱言不譏從我荊州來京畿離其母妻絶因依嗟我道不能自肥子雖勤苦終何希王都觀闕雙巍巍騰蹋衆駿事鞍鞿

佩服上色紫與緋獨子之節可嗟唏母附書至妻寄衣
開書拆衣淚痕晞雖不敕還情庶幾朝暮盤羞惻庭闈
幽房無人感伊戚人生此難餘可祈子去矣時若發機
蜃沈海底氣昇霏彩雉野伏朝扇翬處子窈窕王所妃
苟有令德隱不腓況今天子鋪德威蔽能者誅薦受禨
出送撫背我涕揮行行正直慎脂韋業成志樹來頎頎
我當為子言天扉
分散百寶人士稀道盡西南邊徼地脉風氣柳州所謂

少人而多石也雖不動還情庶幾語意深婉遊子讀此可以聽於無聲矣

張耒曰古人作七言詩其句脈多上四字而下以三字成之退之乃變句脈以上三下四如落以斧引以纆徽雖欲悔舌不可捫是也

方崧卿曰九疑言鑱天洪濤言舂天皆奇語也李光地曰公在陽山有區册在江陵又有區宏皆相從不忍舍故宏之從公於京而歸也詩以送之惓惓訓勗

歸於正直可咏可感

三星行

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牛不見服箱斗不挹酒漿箕獨有神靈無時停簸揚無善名已聞無惡聲已讙名聲相乘除得少失有餘三星各在天什伍東西陳嗟汝牛與斗汝獨不能神

俞瑒曰奇趣却從大東之詩來變化自妙用韻凡五轉似古歌謡

東坡志林曰韓退之詩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乃知退之以磨蝎為身宫僕以磨蝎為命宫平生多得謗譽殆同病也

剥啄行

剥剥啄啄有客至門我不出應客去而嗔從者語我子胡為然我不厭客困於語言欲不出納以堙其源空堂幽幽有秸有莞門以兩版叢書於間窅窅深塹其墉甚完彼寧可隳此不可干從者語我嗟子誠難子雖云爾

其口益蕃我為子謀有萬其全凡今之人急名與官子
不引去與為波瀾雖不開口雖不開關變化咀嚼有鬼
有神今去不勇其如後艱我謝再拜汝無復云往追不
及來不有年

方崧卿曰韓文與多作以他文見者非一詩之子歸
不我以注以猶與也朱子考異云按陸宣公奏議亦
然如云未審云云以否之類是也然當作與為正

其氏曰公被讒出為陽山至是召還又有謗之者故

三星行云名聲相乗除得少失有餘剥啄行云我不
厭客困於語言欲不出納以堙其源各有所激云爾
歐陽文忠擬剥啄行寄少師云剥剥復啄啄柴門驚
鳥雀故人千里駕信士百金諾云云 公遠譏避謗欲
謝客以堙其源故深其塹堅其墉要為不可干者而
歐陽則歸老故鄉欣然喜客之至是以其辭不同如
此

孟東野失子 并序

東野連産三子不數日輒失之幾老念無後以悲其

友人昌黎韓愈懼其傷也推天假其命以喻之

失子將何尤吾將上尤天女實主下人與奪一何偏彼
於女何有乃令蕃且延此獨何罪辜生死旬日間上呼
無時聞滴地淚到泉地祇為之悲瑟縮久不安乃呼大
靈龜騎雲款天門問天主下人薄厚胡不均天曰天地
人由來不相關吾懸日與月吾繫星與辰日月相噬齧
星辰踣而顛吾不女之罪知非女由因且物各有分孰

能使之然有子與無子禍福未可原魚子滿母腹一一欲誰憐細腰不自乳舉族長孤鰥鴟梟啄母腦母死子始翻蝮蛇生子時坼裂腸與肝好子雖云好未還恩與勤惡子不可說鴟梟蝮蛇然有子且勿喜無子固勿歎上聖不待教賢聞語而遷下愚聞語惑雖教無由悛大靈頓頭受即日以命還地祇謂大靈女往告其人東野夜得夢有夫玄衣巾闖然入其户三稱天之言再拜謝玄夫收悲以歡忻

龜筴傳祝詞云假之玉靈夫子而上行於天下行於淵詩以大靈發端本此

王伯大曰黄魯直嘗書此詩遺石君美君美失子云時以觀覽可用亂思而紓哀究觀物理其實如此大槩因果耳退之救世弊故并因果不言然此一段文意乃是涅盤經中佛語退之嘗言不能無所不讀未有能為大儒者其弗信矣乎魯直所云如此

俞瑒曰用韻本主先字兼入真文元寒删諸韻是古

韻也與此日足可惜一首同法

顧嗣立曰按孟東野集有悼幼子詩云負我十年恩欠爾千行淚杏殤詩畧云兒生月不明兒死月始光此誠天不知翦棄我子孫又云病叟無子孫獨立猶束柴其詞甚可哀也